

清除“精神污染” 险些让中国再回到从前

王蒙关于
“清除精神污染”
的“马后炮”

清除精神污染一开始，我保持着清明的心态，我有空就跟着带子学唱英语电影歌曲《回首往事》——《The way we were》。影片描写一个五十年代的美国女共产党员，真诚而又天真，受到塔虎脱法案的迫害，仍然整天忙着征集和平签名，她在政治理念上的执著，不肯就范，不肯妥协，这样的行止甚至使她连自己的男友也丢了，她的男友向世道与权贵们低了头。影片结尾是她与早已分手的男友在大街的两面相遇，男友与自己的新女伴过着“幸福”的日子，而史翠珊饰演的女主角，仍然在征集签名，忙忙碌碌，满脸风尘。然后，许多车辆人流从他们二人间驶过走过，谁也看不清谁了。主题歌曲响起，我的眼泪已经泉涌。

算起来，女主角的年龄应该比我大八九岁。我将她引为同道。我们曾经是那样（歌名与片名可以这样直译），我们命该如此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风欲静而几棵英雄树头面树也不愿意止，我注定了不能过平静的小我的自足的美丽生活，我注定了不能像钱锺书那样高耸，像冯至那样清纯，像汪曾祺、贾平凹那样幽馨，像铁凝那样甘甜，像王安忆那样精细专注，像莫言那样自由，像张承志那样忧愤……我注定了要起起伏伏，要左防右躲，要善于等待，要笑以当泣，要故作镇定，要静观其变，要惯于（被）误读，要听任曲解和一叠一叠的上报黑材料，要忍辱负重，要若无其事，要永远乐观，要永抱期望，要永远阳光，要帮助别人，而且很可能你帮了他十次，到第十一次你自顾不暇的时候你没有能有效地帮他，他就开始散布你的特色是不关心他人冷酷无情。

你还要不允许任何一丝阴影冷气侵蚀自己的心肝脾胃肺肾脾。临床档案说明，心情调适不好的人很容易患胰腺疾病。古老的中华，经过了多少折腾，多少危殆，她的儿女已经坚强，必须更坚强，不坚强的品种早已淘汰，不适应的生命早已灭亡。她的儿女已经经验丰富，必须更智慧慧顶尖，她的不智慧的基因无法延续。在某些问题上，冒傻气就是犯罪，就是害人害己。你不够坚强，不够智慧，你做不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，你就没有资格存活在神州大地上！



《苦恋》的《大众电影》封面



溜冰的解放军

版的篇幅发表读者批判《苦恋》的3封来信。

4月20日，《解放军报》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，说《苦恋》“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，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”，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，它“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，极端个人主义，资产阶级自由化，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”。

很多老作家都持激烈反对意见，甚至有人说：“看到这个影片时，我恨不得把头撞在银幕上。”

但历史不会重演，正当白桦感到四面楚歌时，5月17日，胡耀邦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在谈话中提到：“对《苦恋》的批评是可以的。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，效果会更好些……要争取作者做自我批评，作者反批评也可以……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……”

5月25日，文艺界人士齐聚北京，参加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中青年新诗的优秀作品评奖会，白桦的诗《春潮在望》获奖。

清除精神污染 出了一些毛病

如何分清精神污染和美化生活，在80年代初期，并非小事。一些人借题发挥，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，如：《马克思传》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，而被视作“黄色书籍”没收；《瞭望》周刊封面，因刊登获得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，而被某些地方当作“黄色照片”加以收缴；党政机关，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；工厂门口有人站岗，对留长发、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。甚至，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，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，上去便剪……

有篇关于广州流花宾馆的音乐茶座报道这样写道：有些演员演唱一些不健康的曲目，而且台风极不严肃，有的嗲声嗲气，有的昏昏欲睡，哗众取宠。更有甚者，有两位女演员，身穿两旁开口接近胯部的黑旗袍，在若明若暗的转动吊灯下，边唱边大幅度扭摆胯部，故意侧身把大腿露出裙外，卖弄风骚，顿时引起场内大哗。

1983年11月中旬，中国青年报社社长的余世光来到胡耀邦住处。谈起社会上种种“清污”乱象，胡耀邦说，我就担心出现这样的事情，把清污搞到群众生活方面去，这就搞偏了，不能把美化生活

都是《苦恋》惹的祸

《苦恋》剧本梗概：旧社会，少年凌晨光家境贫寒，才华横溢。青年时，被国民党抓壮丁，后被船家女绿娘搭救。因反国民党遭特务追捕，凌晨光逃到国外。在美洲的某个国家，成为著名的画家，与绿娘终成眷属。解放后，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。

十年“文革”中遭受迫害，令凌晨光一家堕入谷底。

女儿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，凌晨光表示反对，女儿反问父亲：“您爱这个国家，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……可这个国家爱您吗？”凌晨光无法回答。此后，凌晨光受迫害逃亡，成为一个荒原野人。剧终时，雪停天晴，凌晨光奄奄一息，他用尽最后一点力量，在雪地里爬出“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”。

如今，78岁的作家白桦定居上海，自称“远离电影圈、孤陋寡闻”。他的剧本《苦恋》及由其改编的电影《太阳和人》最终未能公映。

白桦透露这个剧本写过两遍，第一遍是写成了黄永玉的记录片，由黄自己出演，但夏衍说既然写成这样了，干脆你写成一个艺术电影得了，于是诞生了后来的苦恋，这个苦恋不是爱人，而是爱国。1979年，白桦完成了剧本《苦恋》，发表在同年9月出版的《十月》上。长春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电影，由彭宁导演，刘文治和青梅莹主演，1980年底完成摄制。后来在送审样片的时候，大概觉得《苦恋》颇有讽刺意味，改名为《太阳和人》。

原剧本以凌晨光用尽最后的力量在雪地上爬出一个“问号”结尾。但片场拍摄时中宣部领导派人传达了指令：“那个问号不能拍”。于是，问号最终变成了省略号，一枝风中芦苇在太阳的光晕中飘荡，伴随着六声强劲的鼓点，六个“点”打在了银幕上。标点游戏没有挽救《太阳与人》的命运，白桦与彭宁携片四处寻求支持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。最后白桦希望得到中国政府高层的支持，1981年1月10日晚，他找到胡耀邦，要求他看看片子。

胡耀邦拒绝了看片请求。他当着秘书的面坦率地说：“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，我不看。”胡耀邦寓所的小客厅里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张藤椅。胡耀邦说：“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，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，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。”

4月18日，《解放军报》以半个

也搞掉。

1983年11月17日，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徐庆亲自执笔。发表评论员文章《污染须清除，生活要美化》，该问刊登在《中国青年报》1版显著位置，当天的《人民日报》也在4版加框刊登。

11月20日，“星期日”一版发表图片，并配有醒目的毛笔字标题《青年们翩翩起舞》，报道了北京市西城区邮电分局团委举办的集体舞会。

12月31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二版是这样一篇文章：《什么是“奇装异服”——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白崇礼》。

从10月12日到11月17日，过度批判精神污染行动持续了27天，草草收场。12月14日，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、新华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同志谈话，中宣部整理的谈话纪录中他谈到：小平同志讲话中对什么叫污染，怎样清除，讲得很清楚，讲的是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……小平同志这一讲话还没有发表，没有认真学习，个别地方和单位匆忙采取不妥当的措施去清除精神污染，出了一些毛病。

日新月异

商品经济摘去“精神污染”的帽子

1982年和1983年对商品经济的批评集中在“清除精神污染”。1983年在清除“精神污染”运动时，商品经济就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，南开大学教授就在《天津日报》上发表文章，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。

1984年7月，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的提纲，当年10月，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，提出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”，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。

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实行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”，改变了原来“计划经济为主、市场调节为辅”的提法，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。

“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，有些新话……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。”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，邓小平这样评价。

《红衣少女》的寓言

影片根据铁凝的小说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改编，围绕普通高中生安然的生活经历，展现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和一场深层次的思想冲突。该片获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，第八届《大众电影》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，文化部1984年度优秀影片一等奖。

该片导演陆小雅称：我一直在想或许正是压抑了你的激情和才能，在无意识中积累了思考，一旦给你说话的机会，才会这么热切地在影片中承载你方方面面的想表达的东西，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电影时有太多的沉痛在里面，每个电影都是一个“寓言”，每个人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。



《红衣少女》剧照



“奇装异服”